

一个女兵的悄悄话

严歌苓 著

解放军文艺出版社



一个女兵的悄悄话

严歌苓 著

解放军文艺出版社

一个女兵的悄悄话

严歌苓 著

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（北京西什库茅屋胡同甲8号）

二二〇七工厂印刷·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开本787×1092毫米 1/32·印张11 $\frac{1}{4}$ ·插页2·字数225,000

1987年8月第1版·1987年8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数00,001—31,000

ISBN 7-5033-0034-5 / I · 30

书号10137·201 定价2.05元（平）

2.25元（膜）

我光着脚丫，头发象一堆快腐烂的水藻，泡在泥浆里。泥浆渐渐稠了，我的头因此动不了，似乎头发是伸进土壤的无数条根须。

我动不了的另一个原因大概是：我快死了。对这点我特别明智。不过我还是想动一动，这个姿势死起来太不舒服了。我几乎被倒悬着。山势很陡，我头朝下坡躺着，不久前那场泥石流就这样不负责任地把我搁在这儿。

这棵和我一样年轻的树，是跟我一块倒下的。假如我当时不是那样死乞白赖地搂紧它，肯定死得相当爽快。它的树冠很密实，整个盖住了我，以免飞来一只鹞子啄我眼珠。山里鹞子很多，我亲眼看见这些天使把一只羊剔成干干净净的骨头架子。

天是深蓝色，我看不见远处，但我知道山头上肯定有一道漂亮的夕阳，因为我头顶上这些树叶象金子。大自然毫不因我要死而改变点什么，这可太令人伤心了。

我的死，多少有点马虎。本来挺壮烈的事，搞得象不

了了之。周围该有些人才对，那样肯定气氛不错。死是人生舞台上最后一招，理应有点反响。会有各种反响的，比如大美丽孙煤，她可能不会哭，搞不好还会振奋一下。

“瞧，他又成我的了。”她曾是我的班长、好友、保护人和情敌。本来我认为“情敌”这词儿挺浪漫，自她给了我一耳掴子，我才对这层关系严肃起来。我其实无意与她为敌，我没那个实力。她长相漂亮得要命，只要冲哪个男子投个眼风，他就得全线崩溃。她丢了他可不该赖我，完完全全是她自己大意。

入伍头一天，我和他就彼此关注起来，这感觉很神秘。“他叫徐北方。”孙煤告诉我，眼神有点狐疑。现在想起来，她打那时就开始提防我了。其实我那时才十六岁，欠发育的两条细腿使我显得贼瘦，一点看头也没有，却不知什么吸引得他总朝我出神。

“徐北方，你过来，我给你介绍一下！”孙煤意识到我和他这种目光来往反而危险，便喊住他。

他就过来了。孙煤正替我缝领章，这时停下手，对我侧目而视。她的感觉同样神秘。我简直不敢相信舞台上又蠢又丑的“胡传魁”就是这个翩翩人物。头天晚上胡传魁的扮演者得了急症，他临时客串，演得还象样，只是在与阿庆嫂逗趣时笑得太狂，竟把个大肚子抖掉在台上——因为他瘦，临时给他揣了个棉花包。

“你的模样挺逗……”走近还这么瞧我可就不妥了，我急忙去看孙煤的眼睛。虽然刚刚相处，我已懂得这双美

丽眼睛的阴晴圆缺。

“我来介绍吧，”孙煤急匆匆插到我和他中间，“她叫陶小童，这位呢，是老兵油子徐北方。来吧，你们握个手！”她把我们完全置于她的安排中，好象我们相识是由于她行了方便。

我们没敢握手，孙煤笑起来，她得计了。我们俩都红起脸来，似乎心里真有鬼。那回他讪讪地走了。过了几天，他见到我表情自然了些。那天是老兵教新兵刺杀，木枪上有根刺扎进我的手掌，孙煤替我挑刺时，他凑过来，很关心的样子观望。

“有什么看头？”

“看你笨手笨脚，还不如我。”他说。

“那你来！”

他落落大方地抓起我的手。孙煤这下倒意外了。

“你这人真讨厌！”她说。

“你这人真可爱。”他说。于是孙煤就被逗笑了。从一开始我就特爱看这个美丽的女班长笑，她的笑简直是灿烂的。冲谁一笑，谁就等于发了一笔精神大洋财。

事后，大美丽班长显得很烦躁，对我说：“我告诉你，你以后少理他。他不是什么好人！”

关于这点，团支书王掖生也暗示过我。

我得设法改变一下首足颠倒的睡姿。谁有团支书那个本事？他酷爱拿大顶，并多次介绍：拿大顶能使身体得到最有效的休息。反其道而行之的生理循环毕竟不合理，我

此刻感到它对我的折磨超过七八处伤痛。山这会倒很静，我盼它再发一次泥石流，调整一下我的位置，死既是长眠，躺的地方不能太将就。

团文书王掖生现在不知在什么地方。搞不好也跟我一样，老老实实躺在哪里。他若能动一动，一定要找我的。要是找到我，咱们就聊聊。我可以告诉他，我宁愿听他做思想工作也不听他谈爱情。他一谈爱情就失去了威信。在爱情以外的领域，他可算一个无懈可击的人，除了长相一般，其他都太不一般了。

他很直接了当地说过我：“你这人啥都不缺，就缺思想改造。”他当时手里拿着扫帚。

每天我听号音起床时，院子里扫地的人已干到了白热化。我不是故意偷懒，而是认为院子实在够干净了。有的人把角落的东西扫到路当中，又有人把路当中的东西扫回角落。至于正在崛起的庞大垃圾堆，不管它如何用恶臭折损大伙寿命，却无人感兴趣。扫地的人们十分严肃，有种神圣意味，虽然我认为地大可不必搞得象脸一样清洁，但每回经过扫地的人群时，总有类似好逸恶劳的惭愧。有一回，我也拿起一把笤帚，还没扫，就有人对我大喊：“你放下，那是我的！”那人不客气地夺过笤帚，在我面前横一下、竖一下，很神气地扫开了。我当时好生奇怪，好象我抢的不是笤帚，而是人家的饭碗！

“要争取入团，自己又不努力。”团支书对我说，“我调查过，哪次扫地都有两人不参加，你和徐北方。是

不是？”

我没什么可说的。我和他又没结盟。

他点起一堆火，把巨大垃圾堆上的可燃物质处理一部份。我望着这个方方的后脑勺，想着他何苦老跟我过意不去。

“……根本找不到扫帚哇。你知道，老兵都把它藏着。”

“人家小彭也是新兵！”他指的是扫地人群中最活跃的矮胖子彭沙沙。

彭沙沙干起活来简直叱咤风云，端水冲厕所总是一路呼啸：“让开让开！”来不及躲闪，一盆水已泼到你脚上，她却忙得连“对不起”都懒得讲，接着干下一件事去了。自从她发明用手搅拌猪食，其他人再也不敢用过去那根木棒了。用手和用木棒在思想改造上到底差着一个层次。

“这不是干不干的问题，”团支书又说，“你对思想改造啥认识也没有！”火总烧不旺，烟却特大，他被熏得擤了把鼻涕。他多次发动群众，把这座垃圾山移走，但人们用沉默嘲笑了他：甭妄想。我发现大伙对真格的体力活并不起劲。

天色暗了，这山里别有狼什么的。我还没死，被它生拉活拽可不好受。到目前为止，我对死还如此无所谓，这证明我不是蠢种。等有人发现我时，一定会惊呆：瞧这女兵死得多妙——还象活着一样微笑！至于光着脚丫，满

头烂泥，希望他们别在意。

其实我生前倒不怎么微笑。一笑就傻呵呵地咧开嘴。奇怪的是，竟有人说我笑得很聪明。

“我发现只有你笑对了地方。”

刚才他在刻薄乐队的号手伊农，说他练号象达摩面壁。伊农每天五更起床，死抵住一面墙壁就开始吹。徐北方分析他的号声之所以毫无人情味，跟他总是背朝世界吹奏有关。这话引我傻笑起来。

“你笑是你搞懂了可笑之处。”他说，“很多人笑是随大流。”

他一本正经地看着我。

“还有一种似是而非的笑，叫微笑。”说完他做了张自以为是微笑的怪脸。

这时孙煤走进来，饭堂顿时象照进一缕阳光。她穿着件红格子衬衫，俏得无与伦比。在那个年代穿红的需要大气魄。我发现徐北方早把我撇下了。

“喂，大美丽！你这件衣裳是借李铁梅的吧！”有人怪叫。

其他人齐声合唱：“哦，大美丽！哦，大美丽！”

孙煤直挺挺闯进男性阵营，挨个用饭盆磕那些脑勺。人们嘻笑着躲开她亲切的虐待，但很快又凑上去。

她不反对别人叫她“大美丽”。尤其穿这件衬衫，专门要惹人叫几声的。她提了干，绝不牺牲半点优势，尽可能地区别普通一兵。她在徐北方头上那一记磕得最轻，但脸

上却充满仇恨。

我知道我又惹她不快了。徐北方对我有点感兴趣，这不能怪我呀。

“他干嘛老那样看你？！”有一天她恼火地问我。

我无话可答。她异样地笑笑，意思是：你真能装傻。过一会，她专注地照了照镜子，说：“你就是白。宣传队数你顶白了——一白遮十丑呀。”

不知是夸我白，还是暗示我丑。没人的时候，我也痛痛快快地照了好长时间镜子。我才不丑呢，对这点我心里还有底。只是我脸上长得过分干净，眉毛淡得只有两弯影子。我阿奶对我这副相貌很心满意足。“女孩子两只眼大得象桂圆，不雅，不好看。”阿奶见到漂亮女孩就这样说。她认为女孩子的眼睛不要大，但要干净，黑白不能有一点含混。自我出世，就枕着一个特别的枕头：里面装着蚕沙，据说蚕沙可以明目。可不管怎么说，那毕竟是一种屎。所以我对阿奶这种恶劣做法始终怀恨，但我从没抗拒过，因为既能收集这么多蚕屎，可见阿奶的劲头和决心了。

我对阿爷的态度就大不同了。我敢反对他，跟他发脾气，因为我知道他好欺负。阿奶只要说一声：“你要再烦我，我就把小童送回上海她父母那里去！”阿爷就不作声了，接着便对我猛讨好。

有次团支书王掖生找到我：“你就是陶小童？”他拿着我的入团申请书。新兵连大家都写申请书，我就写了。

反正没有比入团申请更好的东西可写。他们都是相互抄着写的，我没抄。谁知没抄反而倒楣，团支书叫我重新写过。

“申请书是严肃的，你写的这叫啥？”他和蔼地说。

我说我可动了真感情。

他呵呵笑起来，并说团员们在看我这份申请时都笑了。“你瞧——”他指着某一行字：“你说你自己是一团乱丝，需要团组织把你织成锦缎。你写这干啥？……”他又笑起来，好象想忍也忍不住。

我的真感情给他们一取笑，是有点不伦不类，连我自己也觉得好蠢。

在他跟我谈了一大阵团组织的一系列伟大原则后，我服了。他还真行，能把一份最标准的申请书背给我听。然后他对我的名字发表了意见。

“这名字不好。你想，有啥意思呢？”

前一阵流行改名字，我们街口小食店的大师傅都改叫“张红卫”。我也想改，可阿爷坚决不让。我明白团支书的暗示，我的名字既无时代感也无革命性。比如孙煤，她家兄妹四个，分别叫“钢、煤、棉、粮”，都是解决国家大问题的。王掖生，生在山东掖城，那是个老根据地，意义也不浅。

我躺着。突然感到很饿。真让我惊喜：一套垂危的脏器居然还有这样正常的要求。我想去咬头顶上的树叶，它看上去汁水充分。可我够不着，稍微动一动，全身七八处

伤就同时给我厉害瞧。我还想喝点什么。真烦人，一个快不行了的家伙事还挺多。

我要是活活饿死可就惨了。饿死的人都把眼睛瞪得老大，那样形象不好。我才二十二岁，这年龄的少女理应有个美好的死法。可能的话，周围搞些花。谢天谢地，不要那些永不凋谢的塑料花，那种花可以开到下一个英雄牺牲的时候。

我的名字的确不够分量。陶小童？一点也不帅。不象别的英雄，光是名字就把人镇住了。

我长到很大还没名字。上小学报名时，阿爷一路上提了几十个方案，都被我否了，一直讨论到老师面前，仍没结果。老师催问，阿爷一急，随口出来一个“陶小童”。大概直觉帮了忙，他忽然发现孙女极象瓷娃娃。

回家路上，祖孙俩都不满意这名字，彼此怄起气来。早知道就取这样一个拆烂污名字，何必绞那么多年脑汁。我当时想，阿爷真不象他自己说的那样有学问。

阿爷取名字的计划先于我的出世。早在我呆在娘胎里她就开始伤脑筋了。他要取一个见学问、叫得响、写得美，脱俗又不怪癖、简单而又独到、雅致而又浑朴、别出心裁又不见匠心、似曾相识又耳目一新的名字。他对自己的才华、学识抱希望过大了，所以它们难免不让他失望。

阿爷首先搜刮出一肚子故事，来启发灵感。娥皇好、女婴也好；宣姜美、庄姜也美；夏姬呢，害得三个国家为她开仗。妲妃爱看纣王杀人，要不得；褒姒不错，又太古

怪，非要点烽火台才肯笑，把国给搞亡了；阿娇可爱，但千金买得相如赋也没换回宠来，命苦。阿爷说，他羡慕古人取名字的无拘无束，似乎越近代，取名的套子越多，左邻右舍，唤阿珍的就十个不止。可太脱俗不行，总得取个象名字的名字吧。老阿爷对着一大堆古今中外的名字茫然了。

其实阿爷并不是我的亲祖父。这是我家一个秘密，无论谁触到这个秘密，阿爷就会变得极谦卑。有次我问：

“爸爸姓陶，阿爷为啥不姓陶？”阿奶装聋，阿爷则很害怕的样子盯着她。爸爸与阿爷的关系也很怪，他喜欢翻阿爷的柜子，翻出一块刻图章的石头或一只很旧的烟斗，就大获全胜似的对阿爷说：“这个不是你的吧？”阿爷忙堆起笑说：“你拿去吧，拿去吧。”有次听见爸爸问阿奶：

“你老实讲，我爹还留了什么给你？”阿奶立刻叫他滚蛋。阿奶虽说脾气恶劣，倒还没叫过谁滚蛋哩。

既然爸爸不是阿爷的孩子，那我从哪里来的？似乎我的哥哥姐姐跟我一点关系也没有，他们背着父母叫我“外地瘪三”。小学头一个暑假，我带着成绩册到上海，父亲看着上面的名字，立刻对母亲做了个轻蔑的表情。母亲马上响应：“陶小童，这名字有什么学问？”她猛摇头，表示一百个瞧不上。父亲又说：“我们等了七八年，以为他能取出个惊世骇俗的名字呢！……”隔了一会，他突然大喊一声：“陶小童，神经质地从凳子上起立，父母一起哈哈笑起来。他们原来在喊一头小动物，这小动物果然

对自己的称号有明显反应，于是逗乐了他们。

我想我用不了多久就会死的。

然后，千万个人将会很顺口地念出陶小童这个名字。

2

刘队长有时真想辞职不干了。他认为组织这么个宣传队完全是某首长的心血来潮。那类首长酷爱文艺，只因为他们全然不懂文艺，以为这就叫演出，这就值得印些五颜六色的戏票到处发，让人们来享受。那些观众很傻，真把舞台上的胡闹当赏心悦目的东西来观赏。刘队长眼里，这就叫胡闹。什么叫“酝酿情绪”、“进入规定情景”他们全不懂。

刘队长是半年前从专业文工团调来的，因为他在那里已老得不能再演戏。但他很懂演戏，越懂便越对这群人灰心失望。有次他兴致勃勃地对他们讲解“内心体验”的问题，他认为已讲得很透彻，很系统。但立刻就有位自作聪明的姑娘发言说：“我知道了，就是做表情！”

“什么叫做表情？……”

“就是对着观众做表情！”

“你的意思是：表情是能够做出来的？”

他大惊失色，反过来向她讨教。

“对呀！”她欣喜万分，认真地跟他谈，结果就跟她取得了一致看法。

下面再对她谈什么“自我意识”，什么“进入角色”全白搭。她的理解就这样简单明了：“做表情”。他费那么多口舌讲解的深奥理论，只需她一语道破。这使他对这个宣传队的种种美妙打算一下破灭，使他大干一场的决心也动摇了。他记住了那个女兵，她叫孙煤。

孙煤长得很标致，是个丰腴健美、讨人喜爱、充满活力的女兵。但就是搞不清楚她最擅长什么。她参军前在滑翔学校，那是女飞行员的苗圃。再往前她在体院少年跳伞队，更早还跳过水，最初却是柔软体操运动员。宣传队成立之前，她在机关卫生所当护士。首长们都喜欢她，但谁也不敢让她打针，因为这姑娘干什么都象跳舞。因此，她便是刘队长手下头一名部下。当时宣传队在筹备，还住帐篷，她快快活活背着背包就来了。她本人很愿意调换工作，因为多换一个地方，就多一些人喜欢她。反正她走到哪里都被人宠，都会一帆风顺。世界对这样的姑娘总象欠着情分，所以处处要讨她们欢心。最近刘队长又发现她一个擅长，就是在舞台上向侧幕里的某人飞眼。那是个搞舞美的男兵，叫徐北方。

徐北方是最让过去那个教导员头疼的人物。教导员指着他的背影，表情郑重地对刘队长说：“你看，他流里流气，要注意他。”教导员生活严肃，每时每刻都对身边的人和事保持高度警惕，他从来不忘记扣风纪扣和戴军帽，每次戴军帽都用手指摸摸肩徽，再摸摸鼻尖，看它俩是否一条垂直线上。这就使他有一副一成不变的端庄容颜。

他不苟言笑，再逗趣的笑话他也认为没什么可笑的。他认为一切俏皮话都是油嘴滑舌。他简直不懂，刘队长对徐北方这种流里流气、满嘴俏皮话的人怎么能够听之任之。他因为这个宣传队的思想作风操碎了心，但最终还是完全失去信心地走掉了。

使刘队长和教导员发生分歧的是他开展的宣誓活动。每场演出前，他认为不能糊里糊涂就开演，必须把全队人员集合起来，站得笔直，齐声背诵一段语录，再背诵一段由他撰写的誓词，再唱一首情绪庄严的歌。有次有人在这中间打了个哈欠，他就让他单独把这一套重来一次，结果演出为此推迟十分钟。后来发展到开会、早操、睡觉、吃饭，都要搞这活动。他亲自指挥这项形式庄严的活动。若在开饭前，必定会有个人在唱歌时密报今天的菜谱，这个菜谱便飞快传遍整个队伍。即便每个人都在奋力唱歌，也有办法传递消息。一旦菜谱传开，所有人就会把无论多庄严的歌唱得飞快，这就使站在那里打拍子的教导员被迫加快速度，结果他反过来被他们指挥得手忙脚乱。有次刘队长和他吵起来。因为两个演员在宣誓活动中相互做鬼脸，教导员让他俩重来，并挑了一段长极了的语录让他们背。他们费很大劲把语录背下来，上了台却把台词忘个精光。

“演出是前提，一个宣传队要首先保证演出质量……”刘队长恼火地说。

“演出质量由思想作风来保证。”教导员有板有眼地说。

“那思想作风由什么保证？”

“思想作风靠长期的、坚持不断的培养。”

“就是宣誓、唱歌？”

“不能小看宣誓唱歌，它关系到一个队伍的建设方向！”

“建设方向不包括演出质量？”

“演出质量由思想作风来保证！”

“思想作风拿什么保证？！”

“靠长期的、坚持不断的培养！”

“就是宣誓、唱歌？！”

“不能小看……”

争到这里，俩人激动而困惑地看着对方：什么时候这个论点自己转了个圈？刘队长想起这很象一种妙不可言的音乐技巧“卡农”。这技巧的最大特点，就是神不知鬼不觉地进行变调，使结尾能平滑无痕迹地偷渡到开头；在转了几圈之后，听众感到似乎已远离原来的调了，可滑稽的是，它突然又不动声色地出现在原来的调上。

和刘队长的争论使教导员一向不愉快的心情更加不愉快了。但最后迫使他下决心离开这个思想作风很差劲的宣传队，是因为宣传队有了舒适的住处。他极力反对宣传队搬到任何舒适的地方去。他认为住帐篷能提高人的思想境界，生活过得越艰苦，日子过得越不舒服，人的境界才会越高。见大伙欢天喜地地拆帐篷，他觉得这伙人没救了。反正他花了全部力气也没使这支队伍优秀起来，这就证明